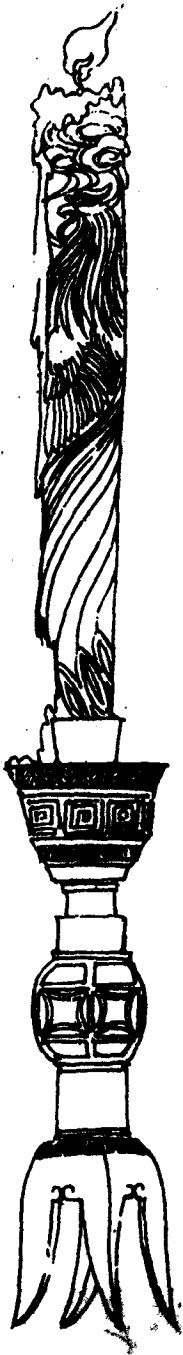


庚戌仲春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在嚴題端



FOLKLORE
AND
FOLKLITERATURE SERIES
OF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AND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
(A part of THE ORIENTAL BOOKS)

Editor: Professor Lou Tsu-k'uang

Foreword by

Prof. Wolfram Eberhard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

扉頁說明

扉頁書名題字，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嚴教授的瘦金體手筆。

字旁狹長插圖兩式：一為旗桿；一為燭臺；前者象徵高官晉爵；後者象徵子孫繁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為真垂遠。

古越婁子巨鐘識

五九年三月

目錄

仙麗墳	一
椰樹的神話	三
姊姊和短尾猴	六
寡婦山	一〇
二男和一女	一八
蜈蚣復仇	二二
麗娘	二七
神杖的威力	三一
觀月殿前的歌聲	三六
三位太子	四三
貪嘴的烏鴉	四八
檳榔小姐	五三

仙麗墳

我國和印尼的交通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歷史；我國現在僑居印尼各地有一百二十多萬同胞，在這裏不知道有多少個城鎮，多少條道路，多少座房屋，多少畝田地是經過我們華僑的祖宗流汗開闢和建造的。不過這些普通的東西，沒有引人注目的特點，年深歲久，史蹟遂淹沒無聞。在印尼境內的我國古蹟，至今仍然著名的，除三寶壟的三保洞和茂物境內的三保井外，在爪哇北海岸還有仙麗墳，仙麗墳據說是一位華僑女子的墓地，但詳實的來歷已無從證明。我現在把關於她的一段傳說寫在下面，當個笑話談談：

「以前福建有位富翁，生了一個美若天仙的女兒，但是年紀到了二十歲還沒人求婚。有一天，這位美女忽然生了肚痛的病，藥石無效。她的父親就請來一位老道士替她醫治。道士看後說道：『這不是病，乃是懷孕。』富翁聽了，又羞又怒，欲殺此女，但道士不許，說她的孕是仙胎，決不可致她於死地。說後，那道士就化成一股烟氣沒有了。」

「不過這位富翁總是日夜不安，深恐他的女兒懷的不是仙胎，那就玷辱家聲了。富翁就想出一個計策，來試驗她的仙胎，特備一隻大船，滿載寶物瓦器和日用飲食，叫女兒獨自乘着漂海；

他以為仙胎必有仙教，仙不教就不是仙胎；不是仙胎就不免玷辱家聲。死了更清白。

「富翁把船做好了。這個女兒被父親派的狼虎般的僕役們迫到船上，然後解纜放帆，讓她孤單地隨風漂去了。大約在茫茫大海之中，走了二十晝夜，就到了爪哇島的北岸。」

「說也奇怪，那時爪哇北岸有個王國。王子一連三夜夢見由海外漂來的仙女，帶着珍寶，並且懷着仙胎。這天大早，他醒來之後，就獨自跑到海邊去等候瞧瞧。不料果然離岸不遠就有一隻大船，漂蕩蕩地近岸來了。這位王子馬上跳進船裏，看見船裏真是坐着一位天仙美女，並且珍寶奇貨，件件都有。」

「馬來王子就立刻迎她到王宮裏，一心一意地奉侍她，靜候她的仙胎降世。可是那女子的肚痛病在船上老早好了——原來並不是懷孕。因此她一方面埋怨道士的荒唐，一方面想念她的親生父母，鎮日兩眼含着淚珠；憂鬱悲痛，不久就死了。」

「死後，馬來王子把她葬在她最初登岸的地方，並將她所帶的東西，陳設墓前。這就是現在的仙麗墳。」

椰樹的神話

傳說這便是那個女廚子所留下的乳汁，使她的孩子在她死後，還可吃到一些用乳調製的食品。

相傳印尼古時的一個國王有一個很會烹飪的女廚子，他所烹調的菜餚味道很美，膾炙人口。國中最巧的廚子都不能和他匹敵，國王因此以她的技術為榮，時常歡譙鄰國的貴賓，藉以向他們炫耀這廚子的烹調藝術。她因此揚名四海，備受萬人尊崇。鄰國的貴賓一試那廚之後，莫不交相讚譽，並且紛紛遣派他們的廚子前來向她求教，希望學習她的烹調方法，結果他們雖然用同樣的法子調製食品，總是不能做出同樣美味的東西來，這真使他們莫明其中的奧秘。

有一天這個廚子正抱着她的孩子為國王烹煮食品的時候，國中的一個大臣為好奇心所驅使，暗中躲在廚房裏，想看看她到底有什麼秘訣，結果她的秘密果然被他揭穿，原來她拉出她那豐滿的乳房，擠出一些自己的乳汁攪入菜中調味。

這位大臣立即把這事報告國王，國王聞訊極為震怒，認為這下流的女人胆敢欺君罔上，便把她判處死刑。她雖然力求國王開恩，免她一死，但是她的哀求絲毫沒有效力。她在死前，曾祈求

上天使她死後變成一件可以保護她的兒子，同時對她的兒子很有用處的東西。她死後，屍體被埋在深林裏。有一天，在她埋葬的地方忽然長出一株小樹來。這株樹長得很快，越長越高，它只有一棵瘦長的樹幹，亭亭玉立，不蔓不枝，樹梢只有幾扇好像羽毛的樹葉，看呀，它又生出那又圓又大的菓子來，這便是世界上第一株的椰樹。

女廚子的期望真的如願以償了。她變成了一株這麼有用的椰樹來：剖開了椰子，裏面裝滿了清甜的椰水，可以給她的兒子和後代的子孫做飲料，今天普通的人尤其是那些長途跋涉的旅人，可不是用椰水來解渴。椰水以外，裏面還有一塊椰肉，把椰肉磨碎，便可榨出那潔白似乳的椰漿來，這是印尼人食品中不可或缺的東西，傳說這便是那個廚子所留下的乳汁，使他的孩子在她死後還可吃到一些用乳調製的食品，椰漿還可以煮成椰油，熱帶居民係用以煎炒食品的。

椰肉以外便是一層堅實的椰殼，這是廚子的頭顱，你看椰殼上面還有三個小洞，兩個便是廚子的眼睛，一個是他的口，椰殼也有好多用處，廚子的兒子也可以用它酌水沖涼。外面的一層便是椰棕，椰棕的用途更大，它可以搓成繩索，可以製成刷子和掃帚，繩子可以給廚子的兒子綁東西。『掃帚可以給他保持屋內的清潔。

在該講廚子的手掌——椰葉子。椰葉有一枝葉柄，從那葉柄生了許多羽狀複葉，每一片小

葉又有一枝小葉柄。大葉柄曬乾可以給他的兒子燒飯，小葉柄可以製成堅韌的椰掃，給他的兒子掃除庭院或洗掃浴室，這些小葉柄也可以編成籃子裝東西。幼嫩的椰葉可以編成一個四方形的袋子，煮成好似粽子的飯塊給她的兒子充飢，還可做節日的飾物，掛在門上，驅除兇神惡鬼。老椰葉可以編成籬笆，也可以編製成扎，用以蓋造屋頂。椰樹幹是一種很耐用的木材，可以用以蓋造屋宇和橋樑，厨子死後便變成這一株有用的椰樹給她的兒子和她的後代子孫享用無窮。現在熱帶的平原上，河畔，海濱都長滿了這身材窈窕，頭戴亂髮，時時在招手的椰樹，她在夜幕低垂，滿天星斗的當兒，還迎風唱着臨死之前為她的愛兒所譜成的一首催眠曲：

睡着吧，寶寶，睡着吧；

我已做完了我的工作，

你也玩了一整天，

白天消逝，黑夜來臨，

閉着你的眼兒，

睡在我的懷中。

親愛的孩子，閉着你的眼兒吧。

姊姊和短尾猴

在很久很久以前，南洋羣島的叢林裏，生活着許多許多猴子，那時的猴子，一例是拖着很長的尾巴，而且週身都長着長茸茸的毛，在森林裏生活得很適意。

在那熱帶明媚的風光裏，某處山腳下有一幢很精巧的小茅屋，裡面住着一個和善的老太婆，這老太婆沒有兒子，祇有兩個女兒，女兒都生得非常美麗，而且很能幹，事母也非常孝順，因為家中貧苦，她們姊妹倆每天都爭着早起紡織，和料理家中的一切瑣務。

在那山上，有一隻猴精，知道她們姊妹倆都很有豐姿，滿心想要她們中任何一位做妻子，於是牠很留心地偵察她們倆人的行動，來實行掠奪的手段了。

有一天清早，天空才隱約地露出一絲魚肚白的光輝，姊姊一覺醒來，望望床上睡得正甜的母親和妹妹，她很敏捷地爬起床來，輕輕地走出房門，量了米，跨出大門，正想到溪邊去淘米，誰料脚一跨了出去，突然面前閃來了一隻醜怪的猴精，猴精將她背了起來，匆匆拔腳就走，她那時雖高聲呼喊，可是猴精跑得像箭一般快，母親和妹妹從夢中驚醒，急急起身跑出門來，那時姊姊早已無影無蹤了。

姊姊被猴精掠奪了，幾乎昏厥過去，她只隱約地似乎覺得，猴精背着她走，經過許多深山，經過許多密林，最後將她背進一個山洞裏，這當然是猴精的家了。從此姊姊便做了猴精夫人，猴精在白晝固然是十分醜怪的猴子，可是一到晚上就變成一個俊秀的男子，牠很熱烈地愛着她，正如人類愛他們的妻子一樣。白天裏，牠出去四處覓食，每次回來時，總帶些野味或鮮美的菓子給她吃，猴精雖然很愛他的妻子，可是她並不愛牠，因為她嫌牠是隻野獸，而且她更懷念着她親愛的母親和妹妹。

有一天，姊姊正在洞口梳頭，忽然有一隻麻雀飛了上來，把牠的鬃髮線啄了去，霍的又飛到樹上去，姊姊看了奇怪，於是便開口說道：「麻雀呀，麻雀呀，你如果懂得人意，請你把那條線帶到我母親家去罷！」說也奇怪，麻雀似乎很懂人性，牠振振翅膀，飛了起來，銜着線直向老太婆的家飛去了。

老太婆自從大女兒被猴精背去以後，日夜流淚悲泣，妹妹也因思念姊姊而致臥病不起。一天早晨，她們忽見有一隻麻雀在窗前叫個不住，而且口中還似銜着一樣東西，老太婆心下奇怪，於是便說道：「麻雀呀！你在這裏叫甚麼呢？我的心煩極了，我的愛女現在不知在什麼地方，你能否指引我呢？」這時，麻雀很敏捷地從窗口飛進，把口中銜着的鬃髮線放在桌子上，老太婆眼

不轉睛地看着，直至發覺那髮線是自己的大女兒所用的，不覺酸淚滿面。悲從中來，一方面她却異常喜悅，苦念多時的女兒的下落，今天總算有些線索了；於是她再逼緊一步向麻雀說道：「麻雀呀，麻雀呀，你真是知人心啊，我的大女兒究竟住在那裏？求你指引我去吧！」麻雀在老太婆的面前，飛了一週，然後飛出了大門，老太婆緊跟在後面，麻雀慢慢地飛，走過了深山和密林，私許多曲曲折折的山路，最後在那猴洞口停下了，老太婆瘋狂似地奔了進去，這時母女相會，不禁相抱悲泣，後來老太婆忽然止住了哭聲毅然地說道：「儘管哭也沒有用，我們現在應該趁猴精不在，想個法子逃走不可。」女兒掛着眼淚說：「我們有甚麼法子逃走呢？猴精快要回來了。」老太婆想了一會，說：「我們必須將猴精置於死地，你跟我來，快將這塊大鐵燒紅，放在猴精平常最歡喜坐的地方，等牠坐下去了，我們便可乘機逃走！」

大鐵在火中燒得通紅，然後放在洞中的一塊大石頭上，因為猴精每次回來，都是坐在這裏吃午餐的；姊姊將老太婆藏在另一塊石頭的後面，隨着，她們便聽見猴精從遠處唱着歌回來的聲音了，猴精一進洞，照例和牠美麗的妻子親熱了一會，姊姊強作歡笑，並且慇懃地爲牠開午餐，猴精一點沒有懷疑，牠照常走到那塊大石頭上坐下，接着「嗤」的一聲，猴精的屁股被石頭上的紅鐵黏住了，牠痛的了不得，大喊如雷，正想撲上來，可是屁股黏住了鐵，笨重得不能移動。

老太婆一見計已得售，連忙從石後走了出來，一把拖住大女兒，乘機匆匆逃走；這時候猴精非常生氣，拚命的掙扎，經過了很多次的努力，最後牠咬緊牙根一掙，才得脫身，可是半根尾巴，已經焦落了，屁股的皮毛，也已燒成焦紅色。

牠一脫身，忍痛趕來，但老太婆母女倆早已逃得無影無蹤了。

從此以後，凡是短尾巴，紅屁股的猴就是牠的後代了。

寡婦山

(一)

這是杜娜在神山上的第三天了。

她，杜娜這多情的北婆的女人，爲着想念她的北返的「中國」丈夫，那個同她結婚還不到一年的男人；爲着看看究竟有沒有北國駛來的帆影，藉以安慰她的飢渴的破碎了的心；不知道打那兒來的一股這麼大的勇氣，一個人靜悄悄地離開了那熟悉的「監光」，離開了可愛的伙伴，也遠離了一對對諷刺的眼光，那眼光好像對她杜娜說：「誰叫你嫁給中國人，活該！」，她不知什麼叫跋涉辛苦，滿懷着一肚子的哀怨，一口氣攀上了這座婆國第一高的神山，希望在山上發現她丈夫回來的奇跡，好醫治她那破碎了的心。

然而，她看不到一點帆影，而且今天已經是第三天了！

現在杜娜是坐在神山嶺上一口小湖旁的一塊坦石上面，這湖據說還是一口有名的神湖呢！湖水是佳地清澈，清澈得可以看見湖底的玲瓏小石子，可以照見一個人的顏面。不是嗎，那湖裏的

杜娜的倒影正是清清楚楚地，依然是婀娜多姿，苗條誘人的啊！然而現在不是一年前少女時代的杜娜了，哦，她現在已經是婦人身，不，已經是「中國人」的「杜娜」啦——這是她伙伴給她的綽號，意思在嘲笑她嫁給「中國人」——並且「中國人」又不愛她，已經拋棄了她，偷偷地溜走了！想到這裏，杜娜悲從中來，眼淚就像斷了串的珍珠似的，一顆顆從面頰上滾落到湖裏去！

杜娜抽泣了好半晌，一會兒又揉揉淚眼，眼巴巴地向北方呆望，一會兒又看看湖水出神，嘴裏巴巴結結自言自語說

「呀，你好狠心呀，你說回去看看中國的雙親就來，那裏知道存心騙我，居然一去不回來，我完全信任你的話「不久就會回來」，所以才讓你回去，現在你撇下了我，親戚唾罵我，朋友譏笑我，大家都給我白眼，我再也忍受不了，你害得我好苦啊！」接下去就是嗚咽不成聲了。

這之後，杜娜好像變得很平靜，平靜得好像湖裏的水一樣！她好像知道盼望丈夫的回來已經是絕望了，態度顯得很堅決！要不是她面部還是淚痕狼藉，很難辨出她此時的心境是哀，是怨，是怒，是恨，她似乎已下了絕大的決心，外表裝出毫不激動的樣子，她決定不再看見那一對對帶着諷刺的眼睛，決定不再聽見那一句句宛如利箭的話語，她要離開這個污濁的塵世，離開這座高貴的名山，離開一切她所憎惡的，她就這樣地決定了。

杜娜一有了決心，這時更顯得鎮靜下來，眼前的澄清的神湖就是她最理想的歸宿，她凝望着湖水發呆，許久許久又吊下一串眼淚來，在淚光朦朧中，往事好像一幕幕電影一樣映現在眼前。

(二)

杜娜是這一村土酋的女兒，並且還是一個獨生女，只這一點就造成了特殊的身份，何況她又天生的麗質，聰明，活潑，能幹，向有這一村的皇后的綽號。村裏多少的少女嫉忌她，多少青年男子羨慕她，追求她，拜倒她的石榴裙下，大家都以能夠同她接近，為莫大光榮。她，杜娜又天生的擅長土風舞，沒有一個女人能夠勝過她的婀娜舞姿；她又天賦有黃鶯般的歌喉，唱起歌來清脆動聽，蕩人心魂，年青男子的靈魂兒都給攝住了，就這樣她成了不平凡的女人，

村中舉行的任何舞蹈會，她照例是頂活躍而風頭十足的一個，實在的，沒有了她那個舞蹈就沒有生氣，沒有了生氣那個舞蹈會還成什麼舞蹈會呢！

這樣杜娜名字就深深地刻在每個青年男子的腦海中，大家一說起了女人，一定忘記不了杜娜，杜娜是這一村的光榮，誰佔有了杜娜，誰就佔有了光榮，可以向這一村驕傲！然而杜娜却是一個怪女人，不知道多少同村少年向她進攻，她就只一笑置之，絲毫不為動容，就是別村酋長的兒

子追逐她，也沒有兩樣，她所給他的也是失望兩個字，杜娜就是這樣的女人：好像所有同族中的男子沒有一個可做她的意中人；說得露骨一點，她不看上膜同族的男人！

有一次，在收穫節舞蹈會中，參加舞蹈的除了杜娜以外，還有鄰村的兩個酋長的男兒，他們這一晚打扮得特別漂亮，頭上戴上五光十色的鳥羽，預備同杜娜求愛的，果然就在舞蹈會上，其中一位這樣對杜娜說：

「你多美麗呀，杜娜！你到底肯嫁給我嗎？你應該告訴我啊！

「：：：：：」杜娜只對他一晒。

「嫁給我又怎樣？杜娜，你知道我是最愛你的啊！」另一位插嘴。

杜娜也是笑笑。

後來他們兩個都有點生氣了，大家不約而同地對杜娜說：

「好了，好了，既然你看不上我們，並且我們本族男人沒有一個你看得上眼，讓他嫁給外國人去吧！」他們同時離開了舞蹈會。

這之後，杜娜漸漸冷落下來。追求她的男子，一個一個少了下來，大家知道他們都不是杜娜的對象，杜娜連酋長的兒子都不放在眼中，那裏會降格來愛他們呢！而造物也好像有意捉弄人，